

实况报道

许翔宇 hsiangyu@sph.com.sg

八岁的刘凯恩是一名在家自学的儿童 (homeschooler)，但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家。这名喜爱户外运动的小男生，每周至少三四天会到户外参加体育项目，包括足球、排球、垒球、独木舟水球 (canoe polo)，以及网球。

这些活动都是他的父母配合他的兴趣策划安排，让他发展运动技能，也与其他孩童玩耍，打成一片。

小凯恩也有在家的时间。他的母亲刘纹馨 (36岁) 每周三四天引导他在家学习，每次一至两小时，可涵盖英文、华文、数学或科学，学习模式包括阅读、听写或做作业，玩益智游戏或观看教育视频。

刘纹馨认为，童年就是用来玩乐和探索的。“没有必要这么早就锻炼小孩子掌握学术知识……当然该学的要学，该做的要做，但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孩子考获非凡的成绩。”

刘纹馨和丈夫刘航维 (37岁，神学院学生) 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希望让孩子在年幼阶段，接受一种把圣经的品格教育融入学习内容的模式，他们选用的教学资源，就包括融合基督教信仰和知识教育的教材。

因观察到儿子与其他孩童相处时更常用英语，刘纹馨会把较多时间花在引导他学习华文，她和丈夫平时在家尽量与一对子女讲华语。

刘凯恩是在家自学的其中一个例子。关注在家自学现象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指出，家长让孩子在家自学的原因为各异，所使用教材和教学方式也无统一标准，但他们大致上有一个共同教育理念，也就是希望按照家庭价值观，根据孩子的兴趣、强项和需求，灵活制定学习内容与教育方式。

三个孩子都在家自学的教育工作者方恩惠 (44岁)，在2021年出版名为“Homeschooling in Singapore: An Education”的英文书籍，探讨本地在家自学的群体，收录她与19名家长所做的访谈。方恩惠的丈夫是一名艺术工作者。

方恩惠说，现代版本的在家自学教育方式，虽然在本地存在超过30年，但在很多本地家庭看来，仍是一种不寻常的选择。

她观察到，早期让孩子在家自学的家长，常会列举教导宗教价值观为一个主要原因，近年则有越来越多家长基于自己的教学理念与主流体制不同，决定为孩子另辟蹊径。

方恩惠指出，这些家长可能对主流教育体系或环境有不满之处，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认为整个体制恶劣或教师教得不好。“这些家长主要是无法在现有体系中，找到适合自己孩子和家庭需求的模式……他们希望拥有为孩子量身定制教育的自由，但这不是教育部或任何学校可以控制的，毕竟学校要照顾全体学生，不是服务一个学生。在家自学就能让家长全权主导孩子的学习方式和内容。”

在强制教育法令下，凡年龄介于6岁至15岁的公民孩子须就读教育部小学。如果想让孩子在家自学，家长须向教育部申请让孩子豁免强制教育。教育部会按个别情况评估是否批准。除了提交学术教学方案，家长也得提呈一份计划书，说明如何进行品格和公民教育，培养孩子社交情绪技能。

教育部发言人回复《联合早报》询问时说，自从法令2003年生效以来，每年平均有50名达到小学入学年龄的公民孩童在家自学，数目小且稳定。

“新加坡孩童应该在教育部小学上学，以掌握一套共同的知识与技能，为接下来的教育与培训奠定稳固基础。这是为给予孩童一个共同的教育体验，进而让他们建构国家认同感，并且促进社会和谐。”

所有在家自学的孩童都必须考小学离校考试。据媒体早前的报道，在家自学的新加坡孩童当中，约一半在家上学

本地每年平均有50名达到小学入学年龄的新加坡孩童在家自学。尽管这个群体是极少数，人们不禁要问，新加坡的主流教育素质享誉世界，但为何每年仍有一些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学？本期《实况报道》访问在家自学的孩子和家长，以及教育学者，探讨这个群体秉持的教育理念，以及这个模式是否适合多数孩童与家庭。

跳脱出主流教育框框

自己小孩自己教 更能发挥所长？



孔素薇 (右二，着绿衫) 和丈夫王添来 (左一) 基于信仰原因，决定让七个子女都在家自学。他们也认为，在家自学的的好处是有更多时间按孩子兴趣和天赋定制学习项目，发挥他们的潜能。(受访者提供)



刘凯恩 (右二) 的父母配合他的兴趣，安排他参加多种户外运动，包括独木舟水球 (canoe polo)。(李姿仪摄)

一段时间后，转入主流小学或中学。

在家自学群体规模多大，目前没有明确数据。方恩惠估计大约有1000人。这包括学前、中小小学年、特需和患病孩童，以及外籍人士或短期逗留的外国家庭孩子，和他们的家长。

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陈英泰博士认为，本地的在家自学现象相当值得探究。

“新加坡有一个享誉全球的教育体制，为何仍有一小群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学？毕竟主流学校有良好资源和专业师资，这群家长仍坚持承担起这个重担，须投入至少六年时间，全神贯注主导孩子的学习。”

陈英泰也观察到，这些家长为了履

行对孩子的教育责任，踏出“终极的一步”，背后主要推动力，是要对教育方式、学习内容，以及所传递的价值观发挥更大主导权。

“家长可能认为本地教育制度压力大或过度注重成绩，孩子在家自学，他们就能配合孩子的学习需求和进度，制定教学方式和内容，鼓励孩子多探索自己的兴趣。”

家长非孤军作战 有社群相互扶持

针对如何确保在家自学孩子获得全面教育，教育部回复本报询问时说，家长每年须提交孩子的学习进展报告，汇

报孩子的不同领域的学习进度。教育部督学也会做家访，向家长了解孩子在不同领域的学习成果。

也有家长质疑家长一个人能否教所有科目，陈英泰认为，这些家长并非孤军作战，整个社群会相互扶持，包括设立实体或线上学习群体，由家长指导或请专人来为孩子们授课。

经过多年的演变，在家自学模式发展出日益丰富多元的活动项目，但陈英泰认为，这个模式未必适合所有家庭和孩童。“家庭首先应有稳定的经济基础，才能考虑这个选项，毕竟其中一名家长须全职在家。家长对自己的读写与算术能力也要有信心，并且要不断学习

和提升教导能力，尤其当家里有超过一个孩子，而每个孩子不同，家长也要懂得因材施教。”

对于在家自学模式是否适合每个孩子，方恩惠认为，理论上，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家自学，就好比每个人可以到学校上学，但是否每个人一定能受益，就另当别论。

她指出，在家长患病或家境贫困等情况下，由于有生活或其他压力，的确不适合让孩子在家自学。此外，家长若不识字或英文水平有限，在寻找教育资源和传授信息方面也会面对挑战。然而，若孩子患病、不适应主流学校或拒绝上学，她认为，家长可考虑在家自学模式。

“有些社交情况是我第一次体验的，例如，得和一群不怎么谈得来的人共处一室。但我也渐渐学会如何找到和自己合得来的人。”

起初，他发现有些学生私下议论讲师时很不礼貌，让平时不说教师坏话的他，难以接受。“遗憾的是，有时我发现自己受一些学生影响，也变得较负面和消极。”

总的来说，他认为，融入主流学习环境，是一个适应不同社交文化的过程，他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社交障碍，身边有不少朋友认为他挺擅长社交。

“其实有很多未曾在家自学的人，更缺乏社交技巧。”

王悦恺 (20岁) 曾与六个兄弟姐妹一起在家自学，报读理工学院后才进入主流学校。他在学业上应付自如，社交方面，起初需要一点时间摸索和适应与其他人沟通的规范。

“王氏家庭学校” 量身定制 七子女学习项目

面对小六离校考试，不少家长和学生如临大敌，对前教师孔素薇来说，小六会考不必太紧张。她前面五个子女都考试两次过关，今年轮到六女儿应考，也是她第11次陪孩子备战小六会考。

她打趣说：“如果有什么陪考奖项，我应该当之无愧！”

孔素薇 (49岁) 和丈夫王添来 (53岁，私校教师) 让七个子女在家自学。

王家孩子年龄介于4岁和24岁。最大的四个子女一直到完成O水准考试或考取海外颁发的高中文凭，才从“王氏家庭学校”毕业，陆续升读高等教育学府或在私校任教。

孔素薇和丈夫都是基督徒，让孩子在家自学，主要是希望孩子能遵循以基督信仰为本的生活方式。但他们很快发现，在家自学一大好处是可按孩子兴趣和天赋定制学习项目。

她注意到，学校近年更强调并支持学生发展各自的兴趣和强项，不过度注重成绩。

“但这与家长为孩子量身定制学习项目的灵活性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例如，孩子若对跑酷 (parkour) 感兴趣，家长当下就能决定去找相关课程。”

孔素薇和丈夫为孩子选用基督教教育教材。他们不注重考试，平时给小测验是为了理解孩子的进度。

这也意味，小六会考是孩子们首个重大考试。教育部规定在家自学孩子须考小六会考，成绩须达到那年应考四个普通水平科目学生的第33个百分位数，否则须重考。

王家五个子女从日常学习中腾出两个月备考，都因小落差，无法第一次过关。但他们不会特别沮丧，而是将会考视为必经的一个关卡，过关是为了把时间放在探索自己更感兴趣的项目。

以长子王悦胜 (24岁) 为例，他从小喜欢摄影，除了向父母的朋友偷师，他主要上网自己摸索。

他15岁时和家人到美国进行六个月的公路旅行，返新后又上网自学专业排版软件，结合旅途拍的照片和母亲撰写的文章，编辑出版300页的游记。他去年获国家发展部奖学金，目前在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深造，专攻建筑学。

孔素薇的次女是一名私校教师，三儿子刚完成理工学院课程，老四在南洋艺术学院主修大提琴。

孔素薇说：“对比20年前，如今有较多在家自学青年升读本地或海外大学及事业有成的例子，说明在家自学也是一个正当可行的教育途径。”

但也有家庭短暂尝试后，未达到满意效果，而决定让孩子上主流学校的例子，她指出，这往往是因亲子关系出现矛盾。

由于家长得为这个教育模式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，孔素薇认为，“在家自学”一词容易引发误解，其实学习可在任何地方，以任何形式进行，改为“家长主导教育”或更准确。

在家自学青少年 调适后顺利融入主流学校环境

多年来在家自学，升读主流学校后，孩童会否缺乏社交技能？一些从“家庭学校”过渡到主流学校的青少年指出，他们起初会感觉自己与其他学生有一些“文化差异”，但经过短期的适应与磨合，也能顺畅交流。

曾是一名景观设计师的陈芬霞 (43岁)，10多年前陪丈夫到澳大利亚深造，在那里居住了几年。她的丈夫从事教育工作。

那期间，她开始让长女在家自学。由于喜欢这个模式给予她们尽情阅读的自由，以及让一家人有更多相处的时间，10年前返新后，她让长女继续这个教育模式，老二和老三顺理成章也在家

自学。

几年前，考虑到女儿日后想报读理工学院，而凭O水准证书或更有机会进入心仪课程，他们陆续为两个女儿报读主流中学。如今，17岁长女完成主流中学的教育，下个月升读理工学院景观设计课程；13岁次女在家自学到去年，今年进入主流学校中一。目前只有最小的女儿仍由陈芬霞亲自教导。

性格较外向的长女蔡智灵还记得，刚开始上学时，她非常兴奋。

“以前我有机会参加各项活动，但总觉得这些活动和所见到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到了学校，突然觉得有很多自由去接触和认识不同的人。起初，我

不大习惯每天都能与新认识的朋友说话，但很快就适应了……以前在家自学，一般有家长监督，上学后发现同学进行各种活动时，未必时刻有人监督，也让我感到颇为新鲜。”

不同学生的学习态度不同，有些同学迟交功课，曾令她感到讶异。此外，由于在家自学期间，日常作息比较自由，她上学后最难适应的是得早起床去上课。

二女儿蔡心娴较文静，起初觉得自己与同学比较少共同话题，但大约两三周后，通过一个较要好的同学介绍，她的朋友圈子逐渐扩大。“有时因被安排的座位的关系，你自然而然就会与旁边

的人互动交流……对比以往，感觉到自己现在比较不那么内向了。”

如今修读的科目更多，学习负担难免加重，蔡心娴发现自己不像以往，有多些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绘画。

多年的在家学习，培养这对姐妹自发学习的态度，她们以平常心看待学习压力，将考试视为评估学习进度和有哪些方面须改进的指标，不会纠结考几分。

王悦恺 (20岁) 曾与六个兄弟姐妹一起在家自学，报读理工学院后才进入主流学校。他在学业上应付自如，社交方面，起初需要一点时间摸索和适应与其他人沟通的规范。